

## 多给母亲一点陪伴

王晓静

我出生在昆崙山脚下一户普通的农家。18岁那年,我走出农村来到城市,此后求学、工作、结婚、生子。回故乡的次数也因为有了孩子,变得既没有规律又明显减少。母亲宽容地安慰我说:“照顾孩子要紧,我和你爸都年轻,不用挂念。”

是啊,那时的母亲多年轻啊!挺直的腰杆,浓密的黑发,布满笑纹的脸上透着健康的红润。青年的我,看不到岁月的无情,以为母亲永远也不会老,永远都会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眼神温柔又坚定,追着西边的落日一点一点沉下去,然后扛起锄头,大步流星走回家。

吃了母亲给的“定心丸”,我理所当然用尽所有的节假日,带儿子穿梭于各类兴趣班,焦头烂额。我与故乡,与母亲的关联变成电话里苍白而急促的简短寒暄。

2018年春天,母亲在葡萄架下乘凉,被掉下来的一条横木当场砸晕,血流了一地,送到医院缝了14针。我直到次年春节回家才知道这事。我抚摸着母亲头上弯曲的长疮,好像荆棘刺痛我的手。

被岁月压得已经直不起腰的母亲,还在兢兢业业照顾我101岁生活不能自理的奶奶。每日汤水按时喂补,翻身擦洗,奶奶身上一个褥疮都没长。村里人都说,奶奶真是个有福气的老人,得了这么好的儿媳妇。

母亲像是被一条无形的带子捆着脚,无论怎么迈步都走不出她的厨房、卧室和十平方米的小院。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至亲至爱的人。也许在母亲心里,这亲情是她无法割舍的价值不菲的珍宝。

母亲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很识大体,从小就教育我,要好好地念书,做个善良的人,碰到别人有难处,能帮就伸一把手。母亲讲不出大道理,却说出最真实的人生哲学。母亲所赋予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没有一本哲学书能够容纳。

母亲还是老了。七十岁时牙齿全部掉光,又镶了假牙,稀稀落落的头发已全白,弯曲的脊背像驮着沉重的石磨,仿佛轻轻一推,孱弱的身体就会倒地碎裂。

我在母亲变老的过程里,没有陪伴,没有见证。母亲老得让我措手不及。

此后,我每逢假期都回家陪伴母亲,时常做软烂可口的红烧肉,包鲜嫩多汁的鲈鱼水饺讨她欢心。没有神经的假牙,对味觉的敏感远不如真牙,但她每次都吃得意犹未尽。

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相聚和陪伴,都那么不易。

### 朝阳随笔

## 诗 歌

## 五月， 喊起劳动号子

李继增

松土,施肥  
春风把藏鼈还给田地  
抽叶,湿累  
季节把枯萎的花瓣还给泥土  
筑巢,孕育  
飞燕把啾啾还给北方

麦子忍着拔节的痛  
孕穗,抽穗,开花,灌浆  
站在田间  
在手心搓一把青青的麦穗  
就是搓开一段岁月  
饱满的麦粒滚动  
仿佛诉说着农民的快慰、富足

走进五月  
就会听到铿锵的劳动号子响起  
喊得  
汗珠激情四射  
喊得  
日子火花迸溅



郭诗锋

立夏  
厂区的花朵悄然绽放  
疫情之下  
口罩后一张张笑脸将辛苦隐藏  
疫情不退,我们不退  
面对疫情,每个人都是主角  
用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彼此守护  
温暖一方

樱花树下,隔窗相望  
“不用担心我。”  
母亲看着女儿  
心不舍,满眼是灿烂的遥望

视频里孩子哭喊:“你们别走!陪我。”  
身在“疫”线的夫妻默默转身  
擦去泪痕,毅然逆行  
奔赴两个装置

这里  
每一个坚守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英雄  
有人连续奋战几个夜班  
有人合力消除装置故障  
有人马不停蹄,搬运生活物资  
有人驱车买药、送药,辗转深夜  
只为值守的人有力地敲下  
确认键——“一切正常”  
一切的努力,只为了期盼  
今后的时光静好

面对疫情的袭击  
口罩没有遮住眼中那道坚定的微光  
点点微光汇聚成明天的曙光  
照亮前行的道路  
以一种花的姿态绽放  
以一种使命在肩的姿态勇毅前行

## 我的石油母亲

陈辉

“你安心工作,不要担心我,有你姐照顾我,家里都挺好!”千里之外,母亲的话语让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就快到母亲节了,远在山东清河油区工作的我,只能通过电话问候母亲,老人家的话体现了一名老石油人的觉悟。

小时候,母亲给我讲过一个她的亲身经历。在柴达木地质勘探中,有一次遇见狼群,她和其他几名女地质队员吓得哭起来了,幸亏当时地质队配发了猎枪,在男队员的奋力阻击下,全队才安然脱险。那时候,我就想,原来找石油还会遇到这么恐怖的事儿。我自己到油区工作后,时常会想,如果遇到狼群,该如何脱身呢?母亲知道后,却笑起来,告诉我年代不同了,如今开采石油的环境已经大不一样。

母亲的石油职业生涯从青海的柴达木盆地开始。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母亲几十年走南闯北,为了找石油风餐露宿。亦如她自己常说的,血管里流的都是石油。她先是把姐姐送到了钻井一线,然后,又把我送到了采油一线。作为石油之家,一家人聚在一起,话题最多的都是与石油有关的工作甚至趣闻。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是告诫我们,安心工作,注意安全,别给家里人丢脸。

三十年前,山东清河石油大会战,母亲第一个鼓励我报名参加。当得知我准备出发时,她把自己一直舍不得用的帆布工作包送给我,抹了抹眼泪说:“好小子,去吧!”时隔多年,那一刻仍历历在目:母亲挎着那个早



就磨得翻毛的工具包,站在秋风中,目送我坐的交通车远去,手一直在挥动……

岁月变迁,母亲退休了,可始终有一颗火热的石油心。每次回家探亲,她都要详细询问清河油区的现状。她老人家也总是提醒我休假的时间到了,让我按时归队。我每次舍不得离开,母亲就会说:“干好自己的工作,我会照顾好自己。”

母亲是个明事理的人,虽然退休多年,但只要儿女们有工作,总是全力支持。她平时很注意锻炼身体,说

是自己身体好了,就可以减少儿女们的负担。春节期间,许多人都要回家团聚,母亲却总是劝我,让我把春节探亲机会让给别人,春节坚守好岗位。我已经连续7个春节通过电话和视频给母亲拜年。言传身教下,我唯有尽心尽责、干好本职工作才对不起母亲的教诲。

明天乃至未来,我们在清河的日子还长远,在建设百里油区的征途上,更要传承老一代石油人的光荣传统与艰苦奋斗的精神,守一颗初心,奉献力量。

## 散 文

## 抗疫中的一抹红

汪志

小区门口插着鲜红的党旗,下方是红底黄字的“党员先锋岗”牌子,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外来人员登记表及消毒液——我戴着口罩、胸前别着党徽,在小区出入口处执勤。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一些地方肆虐,我生活的城市也出现了病例,疫情防控要求更加严格。疫情防控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也是检验党员初心使命的考场。作为一名30多年党龄的党员,我不能“躺平”,主动报名要求配合小区有关人员,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你好,准备外出吗?请问具体办什么事?”一位居民朝小区出入口走来,我主动向前与他交流。“母亲治疗心脏病的药快吃完了,我要出去买药。”我立即拿出一张纸牌递给对方,说道:“建议您在疫情防控期间尽量不要外出,这是附近药店的用药购药指南,上面有药师的电话,你可以联系,对方就会将药品送来。”听完我的一番建议,这位居民连声道谢,随即通过电话联系购药,不到10分钟,药店就将药品送来了。

在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倡导居民非必要不要外出,可有些居民还是憋不住。一天傍晚,一个男子提着

一箱酒,要去附近的小区给姐夫过生日,我当即进行了劝说:“疫情防控期间,非必要不外出,更不适合聚会……”对方一时间难以接受,情绪有些激动。对这样的居民,我更多的是理解和包容,坚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常对同在战“疫”前线的“战友”说:“如果居民说几句气话,发几句牢骚,听听也就过去了,不能激化矛盾。”

“您好,测个体温再进院子嘛,这是对大家负责。”“请您减少出门,必须出门的话也要戴上口罩。”消毒、登记、扫码、放行……无数次询问、安抚,磨破了嘴皮、说哑了嗓子。

每天站在那儿,劝返进出小区的居民,回家时累得都不想动弹。但是我明白,疫情严格防控之下,每一个社区、每一个网格,都是一个“微型战场”。在战“疫”的最后公里,党员的责任重大,要冲锋在前。

一群人一条心,温暖一座城。在这场战“疫”中,我所居住的小区,每天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群人:他们戴着“红袖章”、穿着“红马甲”,值守在防控点上,巡逻在小区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社区普通居民,与我们一样,都是防疫“战士”,这让我心里很感动。

莫道春光难挽取,浮云过后艳阳天。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 回家的路

崔向珍

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又坐了3个多小时的汽车,我终于到了家乡那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汽车站——山东东营陈庄镇车站。

那是1989年的春天,距我上次回家已经两年零八个月了。在外打工,身不由己,如果不是父亲写信说,派出所催了好几次,让我回来更换身份证,我也很难请假回来。

黄河滩边的风很大。背着沉重的行李袋,我摇摇晃晃地走出车站,茫然四顾感觉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却分明听见母亲唤我的乳名。呼啸的冷风里,瘦小的母亲,躲在一个背风的大草垛下面,等我看清楚的时候,她已经站在了我的面前。还不到46岁的母亲啊,头发竟然白了一半。我扔了行李袋,使劲地喊了一声:“娘!”平生第一次,紧紧地,搂住了母亲。母亲的骨头是那么硬,把我的心硌得生疼。

我努力仰着头看天的时候,忽然觉得手上一阵温热,慌忙低头,几滴没有憋住的热泪随风而落。趁着母亲解兜布的空当,我随手偷偷拭干了泪水,笑眯眯地接过热乎乎的水煎包,大口地吞咽着。母亲说,刚才在镇上的包子铺买的,害怕凉了,捂怀里半天了,担心我只顾着赶车,没吃饭。我不知道该跟母亲说什么,只能把还带着母亲体温的水煎包放在嘴里,拼命地咀嚼。

最后一个包子还没吃完,母亲已经把家里新买的自行车推了过来。她跟我说:“这是你寄回来的钱买的新车子,这样咱娘俩回去能快一些。”就为了回去能快一些,顶着大风,不会骑自行车的母亲硬是推

着它走了十多里路。

想着母亲一路上推着车子趑趄起超的样子,我没有责怪她也不敢责怪她。好不容易咽下最后一口包子,我赶紧打开行李袋,把新买的围巾给母亲系上,骑上车子带着她就往家飞奔。还是那条熟悉的路,还是那些熟悉的味道。母亲一路上都是很开心的,问我的工作,问我的生活,问我的朋友,不停絮叨着家里的人和家乡的事。

以往在城里平坦的马路上骑自行车,我带个人都挺费劲。可那天带着母亲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骑行,我竟然觉得非常轻松。母亲生怕我累,几次要下来走一段,我说风刮着咱走呢,一点也不累。

走到小桥南边我家的麦子地边了,我把车子停下来,跟着母亲在地里看了半天。青油油的麦苗,还是那么富有生机。我走的那年,麦子都熟了,这一块麦子,当时我们俩整整割了三天才拾掇完。母亲说:“拾掇完你就走了,这都四年多了,你才回来两回。”闻着故乡土地亲切的味道,看着母亲佝偻的身影,我明知自己根本做不到,但还是是一本正经地说了一句:“娘,以后我年年回来。”

年年回来,是我在外漂泊时的最大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熬了好几年之后还是辞掉了舒适的工作,回到家乡的小城,成为一名辛辛苦苦三班倒的一线石油工人。

工作虽然比之前苦累,但我节假日都可以回家。如今,我和已经80多岁的父亲母亲,只隔着一碗汤的距离。我每天都回去陪伴他们,给他们读书读报、洗衣做饭,听他们絮叨那些絮叨了无数遍的陈年往事。

## 化验女工

李欣颐

和煦的微风隐隐穿过飘扬的发间,她的笑脸如一泓清水荡开。她的手灵巧,如在琴键上跳跃;身姿婀娜,像在台上舞蹈。从清晨到傍晚,她在实验室和装置区往来,带着严谨和认真,又不失主动人和欢笑,她走到哪里,就把一片明朗带到那里。

多年前,第一次爬上高塔的兴奋还记忆犹新,白云悬在头顶,鸟儿在身旁婉转啁啾。以后的岁月里,这个美好的瞬间帮她战胜了无数个困境。因为兴奋很快烟消云散,她要面对的是爬塔上罐,每天不断地检测和采样,冬天砭骨的寒风,夏天灼人的烈日,她从不畏惧。她逐渐黑了瘦了,眼神却熠熠放光,身姿也愈加挺拔。她总是在对镜自赏时笑说:“看我,多像个女兵!”

第一次拿起透亮的锥形瓶,看着里面的液体突然变了颜色,她竟有了做了“魔女”的惊讶。举着瓶子,把那由红变白的液体看了又看,琢磨其中的原理,又不免出于己手的变化万分欣喜。她每天与各色液体为伴,用一双柔软的手触摸它们、改变它们,于是它们就成了她每天离不开的朋友。尽管有时它们也会

露出乖戾的一面,像不听话的孩子,害得她一趟又一趟去现场采样,一遍又一遍分析。手腕因为长时间摇锥形瓶而酸疼,但面对眼前的一堆瓶瓶罐罐,和其中那一泓或粉、或蓝、或浓稠、或清澈的水,她像慈祥的母亲一样,都会给予最大的耐心。

多年的化验工作,让她把单位当成了家。一张报告单,一副塑料手套,乃至一段采样绳,她都细心地收好,像珍藏一件件宝贝。她说,穷家富路,绝不能浪费。每一台仪器都是她的孩子,她呵护它们,每天一定要对仪器除尘、标定,让它们保持健康的肌体。一旦它们“生了病”,她急得双眉紧蹙,守在旁边彻夜不离,直到它们恢复正常。她说,这么多样品需要仪器分析,它们可不能掉链子啊!

斗转星移间,数年不经意划过,岁月慢慢地改变着她的容颜,母亲和化验女工的双重角色,在她脸上印下了平和与淡然。然而,她仍是原来的她,怀着一颗不变的初心,面对每天的不变与多变,不为日常的庸碌而懈怠,也不为万事的无常而烦恼。她把女人的坚定、坚强融入日复一日的工作中,用行动诠释着劳动之美。